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

多情总比无情苦

撰稿 | 薄 荷

《海上花》有一节写客人王莲生与倌人沈小红吵翻决裂，赌咒发誓再也不登她的门。朋友劝解说，决裂归决裂，总是要再去一次，让她放下心来，后续才好开交，于是莲生依言前往。那一晚，任凭小红千方百计，莲生只是微笑敷衍，最终“罗衣挽断留不住”。我总感觉这一段特别见得《海上花》的冷：曾经那么心有灵犀、缠绵不休的两个人，转眼就不在同一温度。她哀凄婉转，暗自算定这一次他还能回心转意；他却已经心灰意冷，全线撤到熟人的礼貌，不吵不闹，唯求退身体面。HBO 新剧《婚姻生活》里的男女主人公是一对夫妻，然而看剧的时候，总令我想起王莲生和沈小红这对怨偶来。

张爱玲议论《海上花》时曾说，倌人与客人之间倒有一丝恋爱的味道，有时“几乎就可以说是爱情了”。莲生和小红一方面情投意合，一方面龃龉不断，归根结底是因为两人对这段关系的期待不同：莲生想娶小红过门，跟她长相厮守，小红却无限眷恋十里洋场的繁华风流——或者还有其中（虽然非常有限）的，她的自我和自由。《婚姻生活》主人公之间最大的矛盾，恰好跟王莲生和沈小红类似，是在大事件上的诉求一直不合拍：要不要生育第二个孩子，要不要搬家，要不要彻底分手。此起彼落，没个准谱，按下葫芦起了瓢，以至于我首先冒出的观感是这两人可真磨叽啊：你想这样这样吗，那也可以；不不不，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以为你想这样的。

《婚姻生活》的故事线时间长达四年。四年之间，两个人纠结的重点完全不是抚养权争夺之类现实问题，就是围绕着感情和心理，在他们那座房子里踢天弄井，搬进搬出。单靠聊聊睡睡吵吵就能撑起一部剧，这种细腻到有点烦人的处理情感手法，委实是美剧罕见的。男女主人公看起来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王熙凤说的：“一会儿好了，一会儿恼了，越大越成了孩子了！”其实情深意切，痛苦翻番。平心而论，对于结婚多年的伴侣而言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奢求——彼此竟然还有所冀望，而非心照不宣地山穷水尽、油尽灯枯。

推荐《婚姻生活》朋友的原话是“美剧拍出了英剧的品格”。我以为，如果这真是一部英剧，至少应该有一半（假设不是全部）的戏份放在离婚时的财产分割上头。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和英剧类似之处，那么《婚姻生活》节奏算得缓慢，剧情到第二集才彻底铺开。剧集主要戏份是男女主人公的长对白，也许就是以大量对白勾勒人物这种手法让我最先联想到了《海上花》。在现实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，往往放到台词里就显得惊心动魄。两个人在挣扎、折磨、互相伤害若干年之后，终于慢慢放下戒备、敞开心扉。这时，所有曾经刺痛的地方依然如故，只是彼此已经有了经验，感觉不复新鲜激烈，心理上也就相对承受得起一些。到了剧集结尾，双方熟稔的深情唤起情欲的冲动，然而两人各自的生活依旧千疮百孔。不是什么完美结局，只是寻常不过的人生。

风评《婚姻生活》是一部“致郁系婚姻劝退剧”。多情总比无情苦。莲生转娶之倌人张惠贞，曾经得便宜卖乖地狠补一刀：“大约是缘分满了。”不再互相亏欠，就此无从怀缅。然而在彻底死心很久之后，莲生得知小红苦况，还是会夜半落泪，懦弱者的柔情反而带上清刚的气息。一往情深这件事，不只是无价之宝，还可能变成一桩无限煎熬的负累。尽管如此啊，尽管是如此。